

KEHUANDASHIJINGDIANYICONG

科幻大师经典译丛

异域精灵

[美]马丁迪尔等 著
罗红英 改编

连环画出版社

科幻大师经典译丛

异域精灵

[美]马丁迪尔等 著
罗红英 改编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域精灵 / 罗红英改编. — 北京 : 连环画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056-2471-9

I. ①异… II. ①罗…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8546号

异域精灵

统 筹: 金色少年

总 策 划: 刘成林

作 者: 罗红英

责任编辑: 尹 然

出版发行: 连环画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印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80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6-2471-9

定价: 23.80元

目录

蓝色梦幻	S·M·巴克斯特	001
月下漫步	马克·安东尼	016
异域精灵	史蒂芬·马丁迪尔	035
一如既往	马克·马茨	049
假腿女士	帕勒·梅	068
纳木勒家族	杰米·纳西尔	093
所罗门路	弗吉尼亚·贝克	114
玛蒂尔与钱包	斯勃特·奥恩 丹尼奥克·丹尔沃克	155
在冰层下面	C·W·约翰逊	171

蓝色梦幻

S·M·巴克斯特

我的破飞船在那个神秘星球闪烁的表面盘旋。那些爱克斯利飞船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星球被这个神秘星球的巨大吸引力所捕获，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闪出如瓷器般的蓝光。

如果不是眼睛疼了，我可以一直盯着那蓝光。那成百的飞船在我的周围盘旋，几分钟内就可以靠近我。

我的手一刻不离那可以带我回家的操纵杆，但我知道那些魁克斯人正等在那儿要杀我，也正是他们把我派到这古怪的地方来的。真是倒霉！再想一想，这所有的一切都出自这个国家。

当然，在我的代理人找到我之前，我该找一份工作，以免深陷旅行开支给我带来的债务中。但现在我却站在强力照明坑的边上，看着那架正被瘦削的机器剥离的完蛋了的飞船。风抽打着坑沿，夕阳的余晖已开始隐没，在远处影影绰绰中，H城的灯光已开始或明或暗的闪烁。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我不得不在那儿，因为他们那天摧毁的是最后一架人类的宇宙飞船，以及我的生活……

一道阴影向照明坑压过来，工人们停下来，抬起头向上看着那架有一公里宽的斯布林飞船傲慢地穿行于初升的星辰中。现在，正有一架斯布林飞船掠过每一座地球上的城市，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些飞船的新主人和我们新的主宰——魁克斯人的力大无比。就在我们返回宇宙时……就在我们开始同其他星球平等竞争时……魁克斯人侵入进来，夷平了许多城市，关闭了我们的飞船航线，把我们送回了起点。

那阴影继续移动，而粉碎机则进一步向我那飞船的残骸进攻着。将来人类要想离开地球只有搭乘外星球的斯布林飞船了。我开始想着找一家酒吧。

“喜欢看一个生命的死去吗？”

我转过身。一位优雅的陌生人跟我一起站在坑边的护栏外。他有一双闪烁的灰眼睛，鹰钩鼻子，富有磁性的声音。

“是的，”我耸耸肩说，“还有我的事业的终结。”

“我知道。”

“嗯？”

“你是吉姆·博尔得。”微风抚过他那微蒙灰尘的头发，他温和地笑着说，“你曾是一名飞行员。你会摆弄那些东西。”

“我不认识你，没错吧？”我警惕地审视他，他看起来好得有些假。他难道代表着某个代理人吗？

他挥了挥细嫩的手，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说：“别着急，我不想要你什么东西。”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是给你送来个机会。”

我转过身走开，“什么机会？”

“你又能飞了。”

我一震。

“我叫利浦斯，”他说，“我的……我的代理人需要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你的代理人？他是谁？”

他扫一眼空旷的停机坪，平静地说：“是魁克斯人。”

“别再提了。”

他伤心地叹口气：“你的反应完全在预料之中，但他们不是怪物，你知道——”

“你究竟是谁，利浦斯？”

“我……是……一名外交官。联合国的。我帮助同魁克斯人协商签订协约。现在我正竭力同他们交易。”

低暗的灯光加深了他极具个性的脸上的线条。“我知道让你同意是很难的，但我想我们不得不实际些。你看，他们就跟我们一样。警惕一号，寻找爱克斯利人造飞船……”

我把两手揣进裤兜里，再一次转过身走开，“也许，但我没必要去为他们开他妈的斯布林飞船。”

“你不必开斯布林飞船。这么固执，甚至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斯布林飞船可以自己飞。”

“那是什么飞船？斯魁姆？还是珊特兰？”

“爱克斯利，”他温柔地说，“他们想和你驾驶爱克斯利飞船。”他又笑了一下，确信已引起了我的兴趣。

爱克斯利人是宇宙的主宰。

到处都有他们，遍布我们这个星系的各个角落，甚至更远。远远地，他们掠过我们的星球去做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事。

人类是那些在爱克斯利人阴影下挣扎的一百个弱民族之一。我们为争一架爱克斯利人废弃的飞船而打斗，这类偶发奇迹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没有人会忘记魁克斯人把地球夷为平地的武器就是在爱克斯利武器基础上改进的。

至于他们的飞船……在宇航员中，爱克斯利的夜间飞行器都是传奇。

“我不相信你。”我说。

利浦斯耸耸肩，让脸迎着渐起的微风。“有人发现爱克斯利战士飞走了——离这儿很远。况且魁克斯人给的钱很多。”

我笑了起来：“我打赌他们能。”

“他们会为你这次飞行付很多钱的。”

“相信这是真的。”

他偷偷地从软皮夹克里摸出一个塑料包着的包裹。“这是从国外发现的，看一看。”他说。

我把小包打开。里面是一把精致的小手枪，用类似大理石的材料雕成。枪托用头发那么细的线圈缠着。精美的小扣子放在枪管里，对人类的手指来说太小了。

“这是爱克斯利制造的材料。”利浦斯的眼睛直盯着我的脸，“是那种爱克斯利的小型号。”

“那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当碰到最低的开关时，就会射出同步射线，所以魁克斯以为缠在枪托上的线圈是微粒子加速器。他们没有勇气去尝试较高的装置。”他的脸因此而短暂地一闪，把这个小东西收起来，然后又把衣服拉紧。“那飞船在环绕魁克斯人自己星球的轨道上。你到那儿后魁克斯人会告诉你其余的事。我有火箭正停在H城机场，我们可以直接离开。”

“就这些？”

他坦率地打量我：“你还想同谁告别吗？”

“……不，我猜你知道这点。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儿，为什么魁克斯人自己不

去开那该死的飞船？”

他盯着我：“你见过魁克斯人吗？”

一百万年前，被我们称为斯布林人的人类作了一项战略性决策。

在那个时代，他们是生活在海里的像鲸一样的动物，他们有语言器官，而且已经是太空旅行者。

于是，他们又重新创造了自己。

他们给自己装上铠甲，又加固自己的内部器官……然后离开他们星球的表面，就像一米多宽，长着眼睛的气球升上了天。现在他们是活的飞船，靠星球间那些浮游物顽强地生存着。

从那以后，他们便受雇于其他 50 种人类，也包括魁克斯人；但是自从他们不再依靠任何世界，任何星球以及任何类型的环境，他们就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主宰——而且将永远如此。

但是，也有后退者，其中大多数是他们以前的服务对象。

我们的飞行器是由斯布林的内脏挖成的壳。我们去魁克斯世界要度过腥臭阴暗的三天，就好像被活吞了一样。

接受我们这项任务的前提是卖给我们每人一个紧急状况下用的信标。那是一种软环。利浦斯说：“如果需要帮助按一下中间部位就可以了，斯布林人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救助的价格需另议。”

“我不需要。”

他耸耸肩，说：“还是带上保险，也许有一天你能用到。”

“也许。”我接过来，缠在手腕上，感觉那东西像活的一样。

恶心！我开始想念人类科学技术。

我们进入了环绕魁克斯星球的轨道。

我们通过那血管出了飞行器。星光皎洁，我感到离开地球以来第一次获得自由。

利浦斯的双人火箭由另一种括约肌制成，我们开始乘着它在魁克斯世界的上空盘旋。在下面的阴沉的空气中我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海，升起许多活山口像煤火似的闪烁，没有城市，没有灯光。“是一片该死的沼泽地。”我猜测说。

利浦斯点点头，专注于他那不专业的驾驶技术。“是的，像地球的远古时代。”

“那么，魁克斯人在哪儿呢？在海底吗？”

“等等再说。”

我们着陆了，那是一个金属质的岛，孤零零地立在沼泽地中，蒸气涌上我的脸。利浦斯一边拿出一个手提箱大小的翻译盒，一边说：“见见我们的代理人吧。”

他微笑着说：“这儿，你的周围。”

翻译器里发出了声音：“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飞行员吗？”

我一下跳了起来，转了一圈，除了沼泽什么也没有。

“是的，”利浦斯说，“这位是吉姆·博尔得。”他的语调低沉而确信。

“他真是你们最好的？”魁克斯低沉而暴躁地说。

我生气了，“利浦斯，这是怎么回事？”

他笑了，然后站在我身边一指：“往下看，你看到什么了？”

我瞪着眼睛，“汹涌的泥塘。”六边形的气泡，非常稳定：整个海像盛着开水的平锅。

利浦斯说：“众所周知，生命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器官构成的，但怎样构成是没有规律的……”

我想了想，“你是说这些常规细胞构成了魁克斯人吗？”

我盯着那海，竭力想看见那东西。我的脑海里跳过一种苍蝇似的新月形的东西。

“能继续吗？”那魁克斯人打断了我。那盒子又发出了声音：一种低沉的腹音，像易怒的上帝。

我尽量集中精神：“让我看看爱克斯利飞船。”

“会的，你知道我们想让你做什么吗？”

“不知道。”

“你知道银河系漂流吗？你们的天文学家曾在 20 世纪就观测到……”

星系是流动的。

我们的星球像一架大飞机，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穿行。也许你了解了其他星球后才会感到惊奇，我们视力达到的地方都有星球，而且分布在不同的方向，都在移动，却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站在泥海中的那个岛屿上，我为之赞叹。在这广阔的宇宙中，那些星球像蚊虫向火围聚一样流动。

但那火焰又指什么呢？而又是谁来点燃的呢？

“我们称它为神秘星球，”那魁克斯人说，“我们知道些关于它的情况，它离这儿有三十亿光年，而且体积巨大，是我们星球的十万倍。”

冷雾笼罩着我们，魁克斯人不停地翻动海生物似的肌肉，我感觉好像是河马在抖动后背的跳蚤。

“我们想知道那里都发生了什么，”他继续说着，“现在，我们有通过地方团签订的合约，而且我们已经对爱克斯利飞船进行了分析。我们想沿着它的基础射线跟踪——他们的原动力和活动中心。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我想通过……我的口有些干。我慢慢地说：“你该不是说爱克斯利该对神秘星球负责吧？神秘星球难道是他们建的吗？”

“我们想派个人去探一探，”他说，“我们捕获爱克斯利飞船是因为利用它才能飞那么远，到达神秘星球。”

“我该乘什么去呢？”

“你接受了这项任务了吗，博尔得？”

“是的。”我马上回答，紧盯着那个翻译盒。驾驶爱克斯利战斗器去深入每个物体的中心……我只是怕被撞翻。

利浦斯很快打断：“当然是为了钱。”他像一个好的代理人一样笑了。

在初升的黑暗笼罩下，我们讨论起价钱来。

我们又返回利浦斯的火箭。

“利浦斯……为什么魁克斯要关心这些？什么促动了他们？”

“短期利益，”他简短地回答，“这是一个新星球，一切还都不稳定。热浪来了又走，人很快要被分裂了。”

“结果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发现很难计划——甚至想象——未来。”他的脸充满思考，“你知道，他们只有一百个，而且每个都几米宽……但还要感谢他们的生物技术，他们的良知和材料，他们还保持在分子水平。他们已改进较高的微观技术，但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当然，”他笑了笑，“他们是通过代理人来进行贸易的。”

我皱了皱眉，“我们被这个神秘星球威胁了几百万年了。如果他们那么短命，为什么还花那么多的时间收集它的数据呢？”

“利益。这一秘密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

我们同一个斯布林飞艇会合，这架斯布林是沿魁克斯星飞行的战斗飞艇。我们匆匆转过十米宽的高墙，我好奇地溜进藏着几百支武器的掩体中——然后穿过飞船长长的阴影，发现了爱克斯利飞船。

爱克斯利夜间战斗机是用百米长的埃及榕子涂黑。机翼从飞行员座舱一直延

伸到后部，逐渐展平变细直到尾部，设计精致，可以通过机翼直接看到外面的星星。

利浦斯紧抓住我：“别动它，你还什么都没看见呢！”

飞行员座舱是一个正合我的高度的开放架。座位是人造粗布面的。我爬过外壳钻进座舱，周围一下变得漆黑，星星都看不见了。“有点散开了。”我说。

利浦斯在外面笑着，毫无同情心。“显然在里面你是不会感到眩晕的，是吗？”我按了一个在我头上面支架上的翻译器。这时魁克斯说：“博尔得看看你的控制器。”

“好的。”我抬起头看到边上有三个操纵盘，每个有公文包那么大，显示器告诉我像金币那个是操纵轴，表盘告诉我该操纵旁边的那个操纵盘，却没有第三个操纵盘。

“你身边上的那个操纵盘是提示飞行系统的。”魁克斯说，“在你前面第三个是超空间飞行操纵盘。这三个操纵盘是这架飞船上惟一的装备——除了同步加速器手枪外。”

“我不行可以反悔吗？”

“他们觉得那样的话，太危险了。”利浦斯平静地说。

魁克斯继续说：“我们已经制造了一种装置，使你们从飞船中出来到达地球，按一下红按钮，在第三个操纵盘左边就可以了。再按一下就可以回来！”

我用戴着手套的左指按了一下第三个操纵盘，除了那个红按钮外，操纵盘都是半融化的……没用的。我问，“为什么呢？”

“当然，”魁克斯尖刻地解释道，“你永远都偷不到这样的宝贝，但是……”

我把手划向显示控制器，飞船动了。“告诉我，怎么驾驶这东西？”

机翼翻腾着，颤抖了一下飞出几百公里。

“其动力来自于自己的构造。”魁克斯解释说，“机器是空间终止片。空间的愈合推动飞船前进。”

我抽动了一下。机翼颤抖了，座舱猛地一颤，利浦斯和他的火箭消失了。“要尽量阻止你脉搏的干扰，你只飞行了半光秒。”魁克斯说。我飞起来了，非常快。

“现在，”魁克斯说，“你用食指按一下操纵钮……”

我所有的梦想就是飞。为了它我可以放弃所有的一切，我想……现在我正以一半光速的速度掠过魁克斯星球，我盯着那些冒泡的眼睛，高喊：飞船底擦出蓝色的火焰。

蓝光！我飞得这么快，以至于光就好像是掠过的懒散的火车。魁克斯指挥着我，

可能飞船对事故具有免疫力……甚至我也是。

“爱克斯利超级驾驶是根据超常的规则，”魁克斯告诉我，“你返回的时候，我们会弄不清你在哪儿——但我们会知道你离太阳的距离。”

“飞船和太阳都是确定的因素，飞船群的数量越多，你就会离太阳越近。”

我冲出了魁克斯轨道，发现了一架斯布林战斗机，但并不奇怪，那带着武器的东西紧跟着我。沿着轨道是一架又一架的战斗机，我扫过那些飞机，还有更多的战斗机。魁克斯的太阳是他们自己造的，完全可显示出返回的轨道。“这一定花了你们不少钱，”我说，“为什么？”

利浦斯优雅地说：“他们不怕你，但他们不会像有几百只手臂的爱克斯利人，能代替你爬进座舱里，不是吗？”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我觉得差不多了。我飞出了斯布林卫士们的监视，合上了机翼。利浦斯再一次和魁克斯过来，绅士般地说：“祝你好运。”

“谢谢。”我按了一下红按钮。

——高速飞行的震动使魁克斯太阳熄灭了。我的脚下出现了暗黄色的星星，被星辰和灰尘簇拥着挂在天上。我开始意识到我周围的仪表喀嚓喀嚓地响着，开始显示这次快速飞行的奇观。

“哇！”我喊道。

“博尔德，”魁克斯说，“立即报告。”

“我想我在星系的中间部位了。”

“太好了，那是——”

——再一冲。

“——根据计划。”

“上帝。”那黄太阳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我盘旋在哑铃形双星的后面，天在变黑；我必须穿过这个星系到另一边去——

——冲。

现在我悬在一颗星的下面；那是黄、蓝相间的西斯坦星，对比出奇地明显——

——冲。

这样的冲刺来得太快，我看到矮星急速掠过我的飞船旁边，那若隐若现的一定是我的星球——

——冲。

现在我在一个巨大星球中，事实上是在粉红色火焰中，但我喊出之前，又一次——

——冲。

——又一次。

——冲——冲——冲，冲，冲，冲。

我闭上眼睛，感觉都麻木了，偶尔地睁了一下眼睛，我看到天空像面纱一样被撕扯开了。

“……博尔德！能听到吗？博尔德……”我喘了一口气。“我很好，只是有点快。”我冒险又看了一眼，我正越过星群的起泡的火网。远处的星群像路边的树一样稳稳向后移动。我慢慢地说，“我一定是划出一道非常亮的光线，或者更多，一个小时了，以这样的速度进行这样的旅行要用两个星期吧——”

然后，我又翻滚进阴油色椭圆星系当中，我呼喊着，又闭上眼睛。

十天后，那些沸腾的星辰不再干扰我。我猜想你会适应任何东西。甚至我面前那些越来越多的东西——神秘星球表面的星云——看起来就好像胳膊上生的疥疮一样。事实上，我一直感觉很好，直到我后边天空中划出一道瓷器蓝的光……

“我不明白了，”我说，“我后边留下的该是红光。”

“您的疑问根本没用。博尔德。”魁克斯解释说，“变蓝是引力倾向，你现在正在靠近神秘星球，外空的光开始被它的引力削弱。”

我检查我的仪器。“但多荒唐啊……我还在几百万光年以外呢。”魁克斯懒得回答。

过了两天，光开始变成深蓝的冰雹，我骤然跌进空洞中，我进入了神秘星球的范围，它分解成一个个的星星，看起来像许多的星系，浑浊的星光笼罩在我的飞船的周围，我的飞船开始晃动。我感觉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星光流动像一本慢慢翻动的书，最后它震动几下，停了下来。

“终于到了，”我嘟哝着，“我还在星云中。”我手抓着沙发的扶手，看了看四周。“我好像运行在小G型星的轨道上。”但是，天空布满了星星，呈现出一片蓝色的浑沌。

“现在——我能看到前面的东西了，星云前面有一道强光。”我被眼前的壮观震慑住。“那就是神秘星球吧。”

“我们告诉你再碰操纵杆，博尔德。”魁克斯小声说一句。

“什么？为什么？”

“你有同伴了，在你左侧……”

一群夜色中的飞船从那神秘星球呼啸而来，向外冲入星云。有些小的飞船像我一样。我发现到处都是几公里宽的杯型怪物像海鸥一样巡航。天被这些飞船盖得黑压压的。

“爱克斯利，”我喘息着，“一定有上百万，噢，你对了，魁克斯……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巧合。在那个地区我穿过一支爱克斯利飞船队时并没有发抖，那片星云一定遍布飞船。”

“跟上他们。”魁克斯说。

“什么？”

“加速。你最好装作他们中的一员。”

“……哦，好吧。”我展开我的机翼，一转身加入到飞船队中。很快我便歪歪斜斜地跟着他们，像天鹅中的丑小鸭，我在里面尽力掌握显示盘，手都渗出了汗。

船队飞向另一个新星球，通过我前面的飞船队，我可以看见那个星球的外壳，闪着紫色的光。就要临近那星球表面时，前面的那些飞船突然闪在一旁，就好像遇到了无形的障碍。我也停下来闪在别的飞船一边。

我们到达后的20个小时飞船队完成了他们的建设，像休息的兀鹰，他们合起机器包围住那个星球。

“现在怎么办？”我紧张地问。

“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希望我能揉揉我可怜的眼睛。“魁克斯……你知道，我自从进入超空间以来就没合过眼。”

“用点兴奋剂。”

突然，船队中每个飞船都射出一道蛇一样的刺眼的血红色光线。

从每一艘飞船射出了一道，除我的。

那是一幅痛苦的画面：一个格雷维尔星，被上百只微型尖穿透。那星星的光芒神奇地闪烁着。我开始意识到我周围的飞船骚动起来。

“他们开始注意我了，”我小声嘟哝了一句，“我该怎么打开我那束光线？”

利浦斯回答说：“你不记得那支爱克斯利手枪吗？一定是在这种情况下用的。”那星球上爆发出一道紫色的烟虹。很快地火焰覆盖了星球表面，云朵被赶向鲜红

的光。

就好像是看着神奇的动物死去。“他们把它毁了。”我说，“但怎么做的呢？”

“那手枪一定有强波雷射，”魁克斯慢慢地说，“缠在枪托上的线圈是同步加速器。小质点在那儿迅速移动，那东西就射出同步射线，它……”

“我想你需要大块才能获得特殊的射线。”

“不。只要你快速移动一小块……能量同样会从你的飞船中崩发出来——从宇宙自身结构中。”

“用手枪摧毁星球，是吗？”

一个阴影越过我的视野，我扫了一眼一打的爱克斯利滑过闪着蓝光的天空，而后又在我周围聚集起来。

“他们隆隆地围住我。”我迅速考虑自己的选择。我面前有那个可以安慰我的红按钮：我逃跑的命脉，如果情况恶化……但是，我很快决定，我没看见那神秘星球前不能回家。

我展开机翼，尽可能远的离开他们。我鼓足劲，一下飞出包围圈，我的呼吸在我的头盔中呼呼作响。

“现在怎么办？”我喘息着。

“跑！”利浦斯说。

我跑了几个小时，躲避着几公分以外的星星，由于靠得太近，他们的表面扭曲得令人无法相信。

那灰色的光变得越来越亮——那爱克斯利舰队像枪一样一直地指向我。

最后，我终于突然冲出星云。前面一道蛇一样的光游来，我的心被猛地一震，停了一下。我发现我自己在星光闪烁的废墟上，那一定有一万光年宽……另一边的星幕变得湛蓝一片。

所以我在正中，坑的底部——所有的星星坠入的地方。在它的中心地带，是那个神秘星球。

它……闪烁着。那像一个大结婚戒指，转动着。“魁克斯，”我嘶哑地喊道，“对我说话。”

“一个大型转动器，”魁克斯嘟哝着，“有一千多光年宽，人造的东西。”

“但为什么，怎么办？”

魁克斯停了一下。“是我们的设想之一，看看其中心构造，博尔得。”

洞中的光圈刺痛了我的眼睛。那是空间的一片帷幕，我看到那泥泞的空间，调得像咖啡中的奶油。

“你知道科尔吗？”魁克斯说，“不是吗？那神秘星球是一团转动器，转动极快。你拥有相对预言的理论。关闭太空航线和时间，例如——”

“再来？”

“时光旅行。或更多……博尔得，所有的可以定义我们宇宙的物理系数——像光速，负责电子的——是空间自我财富的反射，以高密度对称。而如果神秘星球打乱了那些对称——”

“新常数。新物理法则。爱克斯利不喜欢这种宇宙，所以他们建了另一个宇宙。”

“或这以外的另一个。”

那大戒指光滑的表面被那些毁灭了的光反射回去，使那个集满灰尘的屋子闪烁着太阳一样的光，我把我的监视器集中在灰尘和飞船上——那里有无数的飞船。

在见光线以外，我看到一个特大的飞船，它的外壳一定有月亮那么大。杯形怪物安安稳稳地停在那外壳的表面，倒出获得星星的材料，主船下面的孔不停地放出水晶块，就像滤器滤下的雨水。

我偷偷地潜入那飞船中，可以看见那些奇异的水桶链从大飞船上系下来，垂到神秘星球上，缩成许多点以抗拒那些坑中吸来的星星。我看到返回的那些飞船转向杯型怪物以便承受再负荷。

我开始观察其方式。“那硬壳船很大，是垃圾车，”我说，“他们向神秘星球垂下来，表面布满水晶般的星星。他们一层层地长，会延续几十亿年……”

外面有东西晃了一下。我的舰队来了，它们围绕我盘旋，想再次抓住我。

我收拢机器，准备按一下红按钮，“利浦斯，我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已经能把这消息向其他九十多种人类散布，寻求防止他们毁灭宇宙的方法，他们还有时间去计划……”

他很抱歉地咳了一声：“啊——你看，博尔得，这消息是魁克斯人的经济财富。你知道。”

我迷惑了，“你撒谎。如果魁克斯人想自己保留这一信息，那我们都得死。”

他叹了口气，“魁克斯人不会为时代着想，他们不能，记住。他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益。”

我强迫自己的手硬生生从按钮上挪开，心猛地一紧。突然地这一切都不是在

游戏。如果刚出发我就想回家，魁克斯人会把我扔在外层空间，但我觉得现在悬在这儿也不该，我周围的那些小屋子突然坏了……爱克斯利移了过来。

我不得不另找时间。在我的右侧，成群战斗机包围着我，我伸展开机翼，用手抓住操纵杆，一下逃了出去。那些战斗机在后面紧跟不放。

我飞行时，因缺睡眠而麻木的头脑不停计算。我该怎么逃过那些守候着的斯布林飞船呢？也许我可以改变飞艇操作系统——但怎样做呢？改变飞船的装置，改变到太阳的距离吗？

当然在我到达魁克斯系统内部前，我不会放弃飞船的，又冲了一次，我有那个斯布林紧急状况装置。我会获救的，如果我保持安静，我会躲过魁克斯人，也许几年……

但该死，如果我那样做的话，人类和其他一百多种人类有一天会落入这爱克斯利坑中。所以藏起来并不是办法。

我藏在那垃圾车下，看着那些冰柱从卡车上落下来，打破那浓浓的灰尘……正当我紧盯着那尘雾时，我想了个办法。很愚蠢、很疯狂，几乎不可行，但我只有一次机会。

“好的，魁克斯，”我说，“我这就回去，但首先……”

我俯冲下去，展开机翼，像海鸥一样飞进那水晶雨中。机翼迅速收拢，变得坚硬而沉重。

“博尔得，该死的你在干什么？”

“摧毁这漂亮的大飞船。”我很遗憾地告诉利浦斯。

那些爱克斯利飞船最后都停止了水晶雨再向我靠拢过来。

我按下了按钮。

爱克斯利包围圈消失了；我带着蓝色的星光往回冲，接着——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天空成了一个点，我喘了口气。

我朝自己的星球飞去，终于慢慢降落下来，打开一个月来一直缠在我腰上的安全带，把翻译盒从头口的支架口拿下来。

利浦斯和我道别，我对他说：“帮帮忙，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不停地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不管你说什么，”我猜他那严肃的脸正朝着那沸腾的魁克斯海，“博尔得……